

一位武汉重症家属的困境：父亲从隔离点去方舱医院，又被拉回隔离点 - 经济观察网 —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EEO eeo.com.cn/2020/0210/375999.shtml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高歌 在过去的24小时里，陈赟经历了从社区隔离点拉去方舱医院，又因血氧量低不予接收，原路而返的周折。

“我的东西都被踩烂了，被子都丢了，没有力气搬了，”今年55岁的武汉市民陈赟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2月9日下午5时他从所在的隔离点上了一台救护车，去往武汉一家“方舱医院”。

“救护车像公交车一样，一路拉人，一路下人”，串联各隔离点的确诊病患，最终同车的十几号人中的大部分人都被收治，仅有陈赟和另一位患者是例外。

经过5个小时的等待，陈赟因为被测出血氧值低，属于重症并未被方舱医院收治，从隔离点派出的救护车司机由于没有收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指示，原路返回。丢了被子的陈赟找了东西凑合盖了一宿。他跟家人电话说：“还不如不折腾了。”

隔离点并不具有医疗属性，仅能起到区隔筛选的作用。正常情况下，隔离点经核酸检测为阳性的确诊病例，应该按照轻症患者送往方舱医院、重症送往定点医院接受相应的治疗的路径。

根据国家卫健委2月4日发布的消息，从3日开始在全国23家地方方舱医院当中调集20家方舱医院及3个移动P3实验室支援武汉收治观察病例和轻症疑似病例的诊疗检测工作。另据《湖北日报》消息，截至2月5日，武汉市已经改造完成和正在改造的“方舱医院”包括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等13处。

按照武汉市防疫指挥部部署，武汉正集中落实“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措施，方舱医院的定位则是，主要收治轻症患者与65岁以下的病人，将更优质的医疗资源留给重症患者、身体较弱的老年人，优质的医疗资源是指31家定点医院。

陈赟的遭遇令家属忧心、困惑：“我们能够理解方舱医院只收治轻症患者，但因为是重症患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方舱医院无法收治而返回隔离点，这正常吗？”

2月9日晚，在隔离点工作者帮助之下，陈赟的家属给他送进去了一罐氧气。在被原路送返的24小时里，除了不断地联系社区、联系指挥部、联系媒体，陈赟和他的家人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焦急中等待被救治。

而根据武汉市卫健委2月10日早间公布的“全市定点医院病床使用情况（2020年2月9日）”，31家定点医院共开放床位10300张，已占用床位10087张，剩余床位378张。

从家到社区隔离点

陈赟在1月28日开始发烧，至今已有14天，目前血氧值低，呼吸困难，浑身乏力不能进食，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陈赟的儿子陈正维告诉记者，出现发烧咳嗽症状之后，陈赟就开始了自我隔离，陈正维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进行了隔离，但由于陈正维没有任何症状，因此他负责给父亲送饭、送药，后续去医院就诊，也是由他一路陪同。

服用了几天拜复乐和达菲的陈赟并未出现明显的好转，发热症状反反复复。2月1日，在陈正维的陪同下，陈赟去了武汉一家三甲医院做了CT检查。检查报告显示，双肺感染，医生建议他回家隔离观察：“我们医院没有核酸试剂盒，确诊不了，可以去定点发热门诊，你们自己想办法。”

陈正维告诉记者，考虑到父亲当时的情况不好，他选择先送父亲回家休息，自己去了一家定点发热门诊查看情况：“当时排队的人很多，我觉得就算我父亲没感染（新冠肺炎），过去了也难保不会交叉感染。”于是陈正维一家选择继续居家隔离观察。

2月3日，一颗心悬而未定的陈正维一家辗转联系到了一家医院的核酸检测资源，几天后收到的结果为阴性，居家隔离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陈赟病情仍未好转，反倒“越来越虚弱”。而回溯从核酸检测到拿到结果这几天的经历，陈正维觉得确诊流程很长，过程复杂且不明确。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觉得光吃药不是办法，哪怕住院打针呢？”于是陈正维系了他们所在的社区，2月7日晚上，陈赟到社区隔离点隔离。2月10日，陈赟在这家隔离点所做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由于陈赟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又一直未退烧，一度情况危急，“必须向上级医院送诊”。

“血氧值低，情况危急，生命有危险，不予收治，建议往一级医院送治。”这是2月9日晚十点左右，陈赟收到的方舱医院的意见。

送往方舱医院却原路而返

选择去隔离点在陈赟一家看来原本是一个转机。

陈正维说：“我们当时听说隔离点是有医生的，原本应该由社区的医护车接送病人去隔离点，但当时社区资源不足，没有这个能力，是我开车把父亲送过去的。”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使他们意识到隔离点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筛选区隔，相关的医疗资源并未匹配。“和在家里隔离一个样，不过会有人按点送饭，询问体温。”

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可以很快做核酸检测，也是因为这一次的检测结果为阳性，才有前述陈赟被拉去方舱医院的一趟经历。

陈正维告诉记者，从2月7日父亲进入隔离点之后，家里人就没有再见过他。这几天陈赟所服用的药物是之前家里联系社区医生开的。“那个医生很耐心，把每一个疗程给他说好，我们再想办法把药送进去。”

有关2月9日晚的具体情况，陈正维全程是听父亲转述的。

当天下午5点半，有医生通知陈赟收拾东西上救护车，但并未说要送去哪里。“我们接到电话都蒙了。”陈正维说，救护车从隔离点开到方舱医院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在方舱医院等待检测花了3个小时，收到无法收治信息后，救护车不知道该往哪里送，于是叮嘱陈赟和另外一名重症患者上车等着，没过一会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

陈赟所在的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隔离点一没有药，二没有针。对于病情比较重的情况，我们除了密切关注，什么都做不了。”隔离点属于社区的管辖范畴，并不具备医疗救治的能力。

据他反映，陈赟并非孤例，此前也出现过年纪大的患者从隔离点送出去，但医院不收又返回的隔离点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也有心无力，我跟他们说，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能帮你们的我尽力，帮不到的你们也别怪我，我能力也就这么大。”

接下来该去哪儿？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必须得往上送，只要是核算检测结果为阳性，我们社区就派车往上送，但往上送就得排队，哪怕打市长热线也是一样的。”上述工作人员称，正常的流程是，隔离点的疑似病例会在1~2日内被安排进行核酸检测，确定阳性之后，隔离点派车送往方舱医院。“如果方舱医院不收，其实跟隔离点就没有什么瓜葛了。”

他进一步表示：“陈先生的这种情况已经确定不宜在隔离点继续待下去，应该去医院治疗，他在这里也是一个隐患，我们已经把他的情况上报了，”有关被方舱医院退回的事情，这位工作人员说，他得到的反馈是，陈赟应该联系上面的指挥部，但他不知道“上面的指挥部，到底是哪里？我们比他更着急”。

从大年初六被派至这个街道工作至今，这位工作人员说他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有时候凌晨都要从临时住的酒店赶过来。我做这个工作不抱怨，有时候忙起来了，急起来了，不一样，但我平时说话也不这样。“我希望不要被投诉，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隔离点不是医疗机构，方舱医院可以理解为是简易的医疗机构，他认为，遇到陈赟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一级级往上报，作为重症患者不应被从轻症患者中间被筛选出来，再送回最初级的隔离点。“我就是一个联络员，药或者氧气，哪怕我自掏腰包都行，但是医院我联系不到。”

从2月9日晚开始，陈正维已经向他所在的社区、街道、区拨打电话反映他们一家所遇到的现实困境，一位街道工作人员给他的回复是，情况已上报，但仍需排队等上级单位的安排。

回溯父亲的患病原因，陈正维告诉记者，完全不清楚。他们所在的区域属于中心城区，大学众多。“从12月开始，我们的意识比较强，一直戴口罩，但官方口径都是未见人传人，甚至到武汉封城，很多老一辈的人还是不警觉，出门也不戴口罩。”

而向外界发出寻求救助的信息对于陈正维的家庭而言相当于把重要的隐私袒露出来，陈正维说他的长辈还是有顾虑的，但他仍希望将过去24小时经历通过匿名的方式发布出来的原因在于，希望能为其他具有相似困境的家庭提供借鉴。“已知的重症患者是否还要从隔离点送去方舱医院，而方舱医院不能收治下一步的治疗安排是否能够更加明确？”

（应受访者要求：陈赞、陈正维为化名）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致电：【010-60910566-1260】。

